

南湖舊話卷六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孫何編補撰
七世漢復刊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同邑戴因本春泉同閱

葉宗行字錢塘以治行聞按察使周新持下嚴整嘗何宗行出潛至其舍所見惟魚脯一裹及少許鹽豉而已周嘆而去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葉宗行字宗行華亭人讀書尚氣節尚書夏原吉薦其才擢知錢塘縣有異政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工匠赴北京道卒
松江府志

陳參政致山東政歸州縣希見顏色舊同學某因兄弟爭產將干以私諷之曰兄做官澹泊脚跟何能踏得如此牢實公正色曰某做秀才先不敢妄移一步故視官職如傳舍不然靈腑中稍涉金紫氣槩其人必和扁日在左右難醫一段俗同學者曰何者爲俗公微笑曰不與鄉里同休戚而好聞其是非便足爲俗同學者慙而去

陳質字文彬上海人永樂甲辰進士御史山東參政

松江府志

安福令某久滯冤獄張莊懿按察江西力爲洗拔令以

三百金託鄉人致之封翁爲壽封翁謝曰小兒以令無罪而出之不苟廢朝廷法也乃今以此及我似小兒屈申法紀爲父酒肉計令非惟不知小兒亦全未知其父受之則兩傷矣鄉人慙而去

張璠字瑞玉宣德壬子舉人淮府紀善以子鑒貴贈

太子少保刑部尙書

松江府志

唐拙菴巡撫甘肅頗著恩威時有詔使諷公織造細絨充貢公瞿然曰甘肅民貧樂歲苟支餽粥稍藉絨織以補旦夕之命此役一興則奪利增害民將何堪語甚峻因此遂中蜚語罷歸家人咎其不能從權公正色曰蔡

端明貢茶。乃為千古罪端。官職亦有命限。何煩降志。

唐廷美名瑜。上海人事。繼母以孝聞。中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甘肅巡撫。所至有政聲。先知衢州。死之日。衢民來弔者。踵相接。至累月不絕。一貢士來奠。做炙雞絮酒。事旁設一橋。哭曰。公在衢。曾未啖橋杜絕饋遺。恐以口腹累人。故也。拜訖。號慟聲徹四鄰。聞見者亦為墮淚。鄉評錄

唐廷貴以刑部郎出知福州。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是未成婦。而見姑嫜也。情過於理。恐為眾嫌。竟先之任。

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合州。興學勸農。盜賊解散。以刑部郎知福州府。歷湖廣參政。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州。以母喪歸。服闋。即家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兩廣。未幾以疾卒。分省人物考

張莊懿公至八座廳事。猶未鋪磚。太守來謁。及坐。回整公椅。椅頗兀傲。太守屢顧其地。公素謙雅。情致踟躕。太守歸。以輕罪罰贖者為之布置。受罰者苦貧。久而不至。家人輩將促之。公戒曰。此府公情也。然以罪贖施及緝紳於理。未愜。若促之。則吾倚勢而受非理之情。一舉三

失矣。太守尋解任終公之世，廳竟無磚。

張鑿字廷器，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由御史累官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懿。

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時，會尚書出缺，孝廟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遣人達公曰：「張侍郎清官，與人固無往來。天官虛席，吾輩自當爲地。然使盡一常儀，不爲分外。公竟不應。中官又遣人至，但須一帖，公并拒之。」公爲有力者所得，而以南都御史陞公。

張悅字時敏，華亭漕涇人。天順庚辰進士，累官南吏部尚書，兵部參贊，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莊

簡

張莊懿、莊簡兩尚書同里而不同宗，或有以通譜之說進者。莊簡曰：「趙郡與隴西各宗，瑯琊與太原別祖，不相爲譜，其來久矣。吾二人情逾手足，無忝真率。使後百年兩家子姓各以其望爲宗，何須假借？不然使歲時伏臘，徵逐酒食，無異市井兒，誇說家世，徒掩人耳。」

袁鉉積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遊吳中富家，與之作族譜，研窮歷代以來顯者，爲其所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王侯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叙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膺作者。

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富家爲官所究治餘人
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矣此作贗譜之始也今聞
門內天庫前聚衆爲之姓各一譜譜各分支欲認某
支則捏造附之貴顯者則有畫像及名人題贊無不
畢具且以舊絹爲之或粉墨剝落或字畫糊塗示爲
古蹟喜之者嘗用數十金得之以爲若輩衣食此古
來所無而今始有之者聞莊簡之風亦思自愧也
兩尙書族人同時各有犯鄉評者一求見莊謚莊謚延
入廳事惻然把手曰爾一旦狼狽皆緣我德薄不足相
感化今又避嫌無能曲庇何面目乃承見過急呼酒食

慰安再四薄有所施而去一過莊簡莊簡不納使人諭
之曰吾自愧不能用家教以整齋族屬使渠遺玷祖宗
何煩復爲相見兩公作用不同如此

兩尙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步凡歲時入城祝
釐則必偕往鄰人賀節者二公歸卽答之無有遺漏櫛
工朱姓過之亦不解章服櫛工用本色頭巾接入具茶
致敬兩公必少坐微啜交數語始出

張莊謚巡按山東至臨清行香過酒律帘拂其冠墜地
公色弗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繫賣酒傭
待戟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而帘可高懸竟遣之去

張莊懿爲大司寇途遇一醉人奪藤棍去公止莫問也
其人比酒醒捧棍跪長安街候公過叩頭請死公命收
棍亦莫問

張莊簡元旦拜灶有家犬忽坐灶上猶猶似笑似哭衆
大詫公止之曰此偶然耳具冠服拜灶如故犬尋下遂
斃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燔也祭
竈以祭先燔也五祀謂門戶井灶中霤也人之所處
出入飲食皆爲神而祭之祭五祀歲一遍何順五行
也故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

夏祭灶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
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
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旺萬物
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
旺也

張莊懿莊簡一夕同會携李一部郎家珍肴畢集莊簡
素儉約頗不悅謂主人曰弟非飲食之人足下何故乃
作豐腆主人踉蹌不安莊懿笑曰此所謂不到浙西辜
負口偶一舉箸何妨與簞瓢風味者作優曇花觀可也
莊簡亦笑而盡歡

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浙西辜負口。宋諺

是人甚稀有。過於優曇花。疏云。優曇花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則金輪王出。法華經

新進士某。莊懿公門生也。移居大書於門。云三姑六婆。不許入宅。公見而賞之。曰。治家有大頭腦。此其一也。尋問可知其名否。進士不能悉數。公曰。做官凡事要理會。過則不為人窺其短長。即此亦其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為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為六婆。

曹定菴居常不涉梁肉。歲荒華令密贈之三十緡。且曰。

人豈可使僮僕斷餽粥耶。公謝曰。家有麥數十斛。旦夕未即填溝壑。何敢冒辱君賜。令歸告幕客曰。其人故當是慕張莊簡之過云。莊簡亦號定菴

曹時中華亭人。初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遂以字行。成化己丑進士。累官副使。分省人物考

顧東江雅重定菴人。都以子為託。未幾東江子挾妓白龍潭。坐畫舫吹玉笛為樂。定菴聞之。召人使跪良久。眾為之請。公正色曰。楊鐵崖一時偉人。其行事非少年所比。如畫虎不成。將安所歸。東江臨去相託。吾今漫無一言。雖獲寬於諸君。實非東江意也。更數而扑之。

楊鐵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疑為謫仙人也閱古編

曹定菴將捐館時郡守遣吏餽米諭吏云如非精鑿當責鋪換送家人傳報公公曰素無德於鄉里垂沒又忽相累因強起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恐虛大夫之賜謹辭。

公八月十五誕日正德壬申壽八十一李西涯寄詩為壽云八十一回秋月圓自是每歲詩來有八十幾回秋月圓之句辛巳公壽九十而以誕前五日卒人謂詩識

顧維誠知馬湖府土司樂其寬易輸供恐後有殺奪者眾共誅之曰無煩神明客問公設施何以遽能至此公笑曰豈有他長顧維誠耳按君某遣徵抄板公呼其役至署中曰知府老矣將歸骨墳鄉雖不至衣薪埋野力止僅辦松杉故素不識其佳惡遂引疾歸

顧綸字維誠華亭人成化甲午舉人歷官馬湖知府

鄉評錄

諸生某沈仁甫之業師也及薨公徒步行二十餘里送之喪家感激涕泗路人莫不頌其高義公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况師生乎今貴人坐大轎從容一拜而無戚

容只於書卷中全不理會。致風俗日偷。沈某少事章句。故應事不至此。

沈恩字仁甫，上海人。宏治丙辰進士，任刑部主事。忤劉瑾落職。瑾敗起，歷雲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時新都爲首揆，公有意遠之，竟以此坐免。囊無一錢，夏月猶着棉花袴，出省城見者莫不歎息。屬官致贖，纖毫不納。

沈仁甫爲蜀方伯，新都方柄國，舍中兒驕橫者輒置之。法及其子用修冠大廷，人爭致重幣，公出俸銀三兩以兩蜀帕爲佐，或嫌其薄。公曰：俸乃主恩，帕爲土產，何得

云薄。新都殊不爲禮，承意旨者竟借事免之。

沈仁甫轄蜀歸，館粥不繼，及病亟，家人篝燈夜侍，竊嘆無以爲喪費。公當彌留之際，聞之，忽昂首而起，曰：吾生平志不在溫飽，詎意遂能蕭然至此。怡然而逝。

陸儼山爲司業，司馬王荆山任子講書不到，公竟責之。且曰：凡稱烏衣子弟，以門第見重者，因內守家法，外通典故，非寒賤可比。故可登之仕宦。汝試思何人也。而隳慢至此。荆山初雖是之，而終不能無言。公作書力辨，未嘗少屈。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宏治乙丑進士，歷官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謚文裕贈禮部右侍郎

松江府志

陸文裕督山右學政陽曲縣生員父為知縣笞死訴於御史趙趙反抵生罪公與御史力辨不合即上疏劾趙言生員之父不當死而死今御史欲庇縣令又抵子罪於令為不明罪猶可也於御史明知而故入人罪罪不可逃也趙亦劾公科道官勘實趙謫外任公得復職補浙江副使仍理學政

世廟奉元齋宮每設醮事大僚有飾黃冠衣以迎合上意孫文簡告其子曰立朝未論事業何如在大端不致走作吾位至官詹一旦為此裝束頗自慙形影設主上

習禪吾輩可髡首緇衣留後世以舌端嚴介溪夏桂洲固爾不能也遂乞致仕

世廟奉元方雨苑齋居許入直諸大僚得乘馬桂洲獨用小腰輿上私怪之會上喜御香葉巾命上方倣雕沉水香為五冠以賜桂洲及成國京山分宜等公密揚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怒分宜於召對日即冠香葉而冒輕紗帽於外故令上見之上於是轉惡桂洲分宜揣上意因乘間訴桂洲見表狀上乃下敕逐之進翟鑿謹身殿嚴嵩武英殿因責科道不糾罰俸者七十二人世廟威福如此不測公於君臣間瞻

然自成其志，真天下之全人也。陳卧子

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未幾而元極、高元等殿繼起，以元極為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高元為內朝之所，當大朝之文華殿，又建清馥殿為行香之所，每建金錄、大醮壇，則上躬至焉。凡入撰青詞，諸臣皆附麗其旁，即閣臣亦晝夜供事，不復至文淵閣。蓋諸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相終始。至穆宗紹位，不惟永壽為牧場，即西苑督農大臣亦裁矣。野獲編

褚石臚，司李岳州，清譽冠江右，量移撫州，佐臨行，衾枕

之外無餘物，長年懼舟輕不可破，浪乃實土以行，公笑曰：方覺鬱林非矯。

褚高字維嵩，自以貌臚，且負性烈烈，因號石臚。正德乙卯舉人，歷官石阡守。

譚元珍，司理衢州，庖事未嘗肉食，歲餘益矯情自勵，屬城凜懼，衢人稱為高譚。轉清，病將革，老僕哭曰：賣菜傭亦有看囊錢數文，乃家主至無以為殮。後世幾人相信。元珍嘆曰：一僕相隨二十餘年，猶不知我表裏。譚元珍自是千古男子，強起洗沐而逝。

譚承儒，字元珍，嘉靖壬午舉人。上海縣志

莫中江請告家居時胡梅林以大司馬總督浙直雄豪自喜，僭視縉紳而獨雅重中江。然中江不能修欵曲，胡檄為中江建坊，中江以桑梓方中倭，百姓救死不暇，即欲仰承德意，情有未忍。梅林乃不悅，謂幕客曰：束之高閣者，殆謂此老乎。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浙江布政使。雲間志畧

雲間縉紳公宴梅林，設席中江家。梅林怪其供帳之薄，明日索借犒軍銀十萬兩，諸公曲為之解，始得釋。梅林之橫可知矣。許太僕語

陸平泉以庶常告滿，咨部補選，分宜子遣覓松綾二百，意有所挾也。公曰：有即致敬，而裝中實不辦一綾，以南官舉首分宜，逡巡間仍授館職。張龍湖治公座主也，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嚴太史文靖公介之以謝。及到門，張使以禮帖授公，公愕然。太史告之故，公懷刺入，飲茶便退，竟無言，分宜亦不罪也。

傅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就田跣而耕，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為文，拾殘紙錄呈族兄某，某驚以為奇，勉就學。同舍生望見田衣田冠，姍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

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晉吏部右侍郎卽頻告歸起禮部尙書凡一歲五疏懇辭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支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與廩加太子少保遣官存問者三年九十七無疾終訃聞詔所司治塋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爲庶吉士之明年念志梅公心動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他授者公見分宜無加禮見其子又倨承嚴氏意者遂欲議他授張文毅公故庚子南畿舉士夙器公宣言曰陸生慙更與臺省是發其慙也不

若使爲諸曹郎其慙無所容之文毅心實不平也聞者憚之又與公議不合仍授編修

謝一默館馮南江家時督學王公某與南江善有欲遊庠者以五十金爲一默酒資焉南江一言一默拒之曰主人以子師我而我營營阿堵型範之謂何遂絕其人謝簡字一默華亭人

楊勿殷與徐叔明在禮曹俱爲大宗伯吳山所重一日侍飲吳曰吾俸厚故書帕一切謝絕二君能幾何苟無害於義那須全拒將使後人可繼蓋爲此也徐曰郎中絕饋遺不獨畏爲老先生所知楊曰俸資有厚薄官方

無大小。當時語曰：禮曹二清郎。因徐得有楊。

楊幼殷，名豫，孫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淵廣巡撫陞

大理寺卿。鄉評錄

叔明，名學謨，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吳山，江西高安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官

至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太保，諡文端。

楊崑南，罷官後，屋燬於火，乃僦居南禪僧舍。晚年得其

傍隙地數椽，苟完欣然，自得華亭。令其來侯欲為公稍

拓之，公謝曰：承辱干施，固深踟躕。在他日或念七年東

掖晉楚參藩，并無旋馬之地，似於科第中面目亦殊不

惡令嘆息而去。

楊銓，字朝明，崑南其別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湖

廣參政。桐窓隨筆

秦大行，嘉楫使周藩，風度偉然，應對詳敏。王重之而厚

贖焉，公一無所受。臨行，王手被一狐裘，曰：天氣驟寒，使

者方涉遠，得此可無遺寡人憂。公拜受，行至杞縣，託同

年某以裘歸。王曰：敝衣足辦寒燠，恐虛王賜。謹拜璧。

秦嘉楫，字少說，嘉靖己未進士。

李漸川，當凶歲，室無餘糧。唐大行左溪聞之，曰：奈何使

李漸川，樵蘇不爨，將遺之粟。漸川曰：兄固宜高誼，然弟

之願附交藉者亦不藉之修饑腸左溪笑而竟不獲申
意

李得祥字元益號漸川嘉靖丁未進士昭祥之弟隆
慶辛未進士伯春之父也

陸子野爲富人陳氏愛婿陳病亟謂子野曰吾以弱子
相託可中分其產向名外兄弟如引而內之吾死瞑目
矣子野佯許之及陳卒携其室居村落卽客至不能具
酒食終不染指陳絲粟

陸郊字子野號三浦吳縣人寓居華亭子應陽字伯
生父子俱有才名

姪四山訓蒙鄉塾。初到日，適其家僮毆母。四山卽辭歸。主人問故，怒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僕卽蹈溝壑，不忍默默爲前賢所笑。主人責僕，率之請罪。四山始留。

四山之弟五山，皆淳謹真篤。

善桃軒錄

唐殿元文獻常受章句於四山。及殿元錦旋到門謁謝，稱名四拜。先生第曰：有勞，植立受禮。茶畢，乃曰：師嚴道尊，愧非其人。尊師重傳，惟公有之。終其身米鹽有無，未嘗片紙相漬，無論他事。

顧文僖公家居，雅重師席。每晨起卽至館，揖其師，作起居數語。諸子方就席，出入必告以故。

朱餘山欲延一西席謀之甥張磊塘云泗涇有范人傑者雖未遊庠而學識醇正善於誘掖古云人師難求人傑是其人也餘山即欣然敦請及到館布衣敝帽肅疎自得餘山伯爲尚書范入席無所讓儼然上坐而氣度雅間餽餼可觀尚書私嘆賞之明年縣試改名惟一冠其軍第二則朱公大韶後師弟俱成進士

楊九華父儀山嘗語親黨云凡欲子弟佳者須如山谷所謂減衣食之半尊師重傳久之當食其報見近時作小小禮數正恐無益朱貞晦受其聘先發圖式使別構精舍儀山悉從之一日貞晦醉卧棋枰儀山候至夜分

貞晦始醒、揮之曰、而去、毋預人、孟酌事、儀山唯唯退、

楊道亨字九華嘉靖丙辰進士

宋李之彥所見云、招師教子弟、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家、蘭房用度、必極周緻、書院缺典、置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留、一年復留一年、子弟無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儀山正得此意、

張東野叔給諫也、其門生典試南畿、以關節通其子、而子尚幼、乃召東野密與之曰、世鮮無翼而飛者、姑以是為九萬之助、何如、東野辭曰、一介至微、必折衷於道義、

竊聞鬼神所司。苟得之。何以自施。眉目。

張汝問字質夫家上海梅溪。

李友卿凡應試。寓中止供蔬粥。輕薄者笑之曰。此公似絕望一第。將以藜藿終身者。公偶聞之。謂其僕曰。此君正不識吾旦夕思邀一第耳。使未遇時。不安淡泊。異日紆金拖紫。稍涉膏粱。便損名德。諸葛君真名士。當不吾欺也。

李伯春字友卿。隆慶辛未進士。累官湖廣參政。松江府志

友卿爲諸生時。每至上海。月考止。啖蔬粥。人共笑之。未幾聯捷。歷任大參。今海庠遂爲美談。雲間雜識

許御史樂善在臺中、值江陵奪情、總憲知上意、乃率諸
御史上公疏慰留之、公獨不署名曰、吾係公門下士、父
與師一也、焉有師欲奔父喪為弟子者、輒忍阻之後、江
陵聞其言、且笑且慢曰、許修之行事似得其鄉衮衣鉢
者、正使人親疎不得、鄉衮蓋指徐華亭也、

許樂善字修之、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郊縣令、入臺
掌河南道、甲辰大計、晉南光祿卿、改南通政使、與陸
文定公後先以恬退稱、松江府志

張九伯素負才名、田村許氏某、以貲豪里中、臨沒、授九
伯數百金、九伯固其愛婿也、及喪畢、謂室曰、汝父纖嗇

治生勞若臣虜。而吾以半子坐享之。恐遭他禍。臨別。悉命歸其兄弟。

張思敬號九伯。華亭人。以貢爲學博。生平篤行。爲里黨所推。馮元成撰

孫雁洲家貧甚。一人偶以三百金投寄。歸而暴亡。雁洲挈以還其子。子高其義。請以半分雁洲。雁洲張目曰。吾乃而父執也。奈何敢薄視我。搖首而去。

雁洲姓孫。名得原。華亭人。做廬數椽。賦詩自娛。先達沈太僕。莫方伯。何翰林。輩出遊郊外。必過雁洲草堂。劇談而去。有足疾。因相與賺金買驢贈之。雁洲挾詩

卷一入城市。小兒拍掌隨之。呼爲騎驢山人。鄉評錄

陸伯生久遊吳門。相公幕除翰墨之外。不譚一事。吳門最重之。嘗曰。磊磊落落。吾取伯生。遂欲留入中翰。伯生謝曰。峯泖間魚扉樵舍。夢熟久矣。公固愛之厚。似不敢因鸞坡鶴禁。移其固陋。吳門笑曰。老夫固知兄當不以彼易此。

高鶴城自成進士。官翰林。歷二十餘年。田不加訃。屋不改椽。或有以貧爲諷者。鶴城書於壁曰。人不肯以古人相期。正由力淺。

墓志。公姓高氏。諱承祚。字元錫。鶴城其別號。華亭人。

萬曆己卯主試者見公初名承禪嫌與題合欲棄者
再大京兆內江陰公力持之曰奈何以一名而錮士
為改今名填榜馮具區撰

唐叔起為文恪公從子有志操年三十七始授室次年
就童子試值文恪封藩歸里其羣從子弟多藉剽引叔
起獨不願竟以文章得首選文恪甚器重之

唐允振字叔起常館遠方所得脯資悉以奉親絕無
私蓄置產為兄弟所驚怡然弗言子昌世天啓辛酉
舉人乙丑進士昌齡崇禎丁丑進士昌運以貢為光
化知縣孫子鏞康熙丙辰進士昌世子也叔起壽八

十二昌世壽八十九復見康熙辛酉鄉試

王玠右遭亂杜門吳門書賈某者袖出二緡曰某幸先
生操選政按其贏餘居然小康今遠來薄致情欵幸無
槩却先生曰第得君少留盡所贈而去賈人姑唯唯適
三日齋茹蔬而已明日買猪肉六兩雜以秋茄河蟹蛋
絲佐之自以餘生志在藜藿勸書賈獨酌賈竊計食肉
盡時乃須經歲夜半開門逃去先生乃封還所餘吳門
傳為口實

玠右名光承其先自江右分戊金山衛之中前所世
代業儒多食餼學宮先生宏光時歲貢所選每科考

卷行書房書大小題樂習及京稿薛崖南京蘇州書肆奉千金爲壽擇寓延欸其供帳飲食宴會程監無不承值然先生素愛清儉凡爲口腹者成屏却之所得選資惟供事高堂未嘗少涉膏粱紈綺之習遭亂躬耕養親與弟名烈字名世敦友于之義疑義共析漁獵千古自陳夏亡後學者咸歸向之

李延是

蔣性中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蔣曰罌竇河水溢民方病涉與其榮我家無寧以利我鄉卽移所費爲石梁民號曰蔣公橋

蔣性中字用和宣德丁未進士累官參議

蔣用和給諫與于忠肅公聯舍京邸公方舉湯餅會而忠肅母夫人暴卒公聞之卽改期長班言客有將赴席者奈何公曰比鄰適當大故不能匍匐往救而經營庖事卽來者亦食不下咽矣卒易他日相士英呼其子久而未至使童促之及至乃云適有隔壁偶語者因竊聽其何云士英叱之三日由來簾窺壁聽正人所戒治家但須理會自己舉措苟輕重得宜自然恩怨不作故舉動必先警效使人知避想見一段光明正大氣象如若所爲特一市井中小有才者耳何足當縉紳子弟卽跪而責之

相傑字士英景泰辛未進士授工部主事爲人事存大體鄉曲稱之鄉評錄

張東海歸里門具章服墓祭鄉之疏族成來聚觀或跣足袒胸語言無倫次又指畫嬉笑僕輩頗不堪公祭畢一一延揖凡行尊者雖未嫻周旋愈加恭敬衆愧之皆竊散公下船訓其僕曰人有貴賤族有親疎尙從祖宗起見卽百世猶同堂也汝輩切勿妄有輕重

張弼字汝弼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安知府晚號東海翁

張東海作假書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

調而終邵二泉作挽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

太原中治末京師婦人悉反帶之殆非佳兆陸儼山集

東家婦女髮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西家女兒髮及肩買粧假髻亦娥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何人辨真僞天桃窻下來春風假髻美人歸上公東海假髻篇

東漢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因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日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舊時衣服器物惟王有孝友之性今送光烈皇后假

警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贍以慰飢風寒泉之
思又欲令後世子孫得見先人衣服之制則假警當
不始於晉李襲之

張東海世居草蕩既貴紀綱輩多勸城居以便交際公
從之於陶行橋買宅焉出入見城市囂淫嘗蹙額曰諛
子孫者此宅也出見紛華靡麗而不移情者幾人哉公
六子凡城居者皆不復相承旋馬處

吾鄉兩張尚書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宅
在東門太清菴右顧文僖公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
當時與四公同榜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轉售他姓

矣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前輩先見
不可及白石山樵集

沈仁甫從蜀歸一同筆硯來晤衣服垢弊舉止縮瑟方
對坐里中兩翰林一監司忽至其人欲避之公曰愧無
別室然相見亦無害及翰林登堂公拱曰此弟十餘年
雞鳴風雨中人也翰林將與揖而屢目監司公曰鄉黨
序齒足徵謙雅翰林不得已從之有問之董大理者大
理曰岑文本固是前規况在仁甫尤其常事無煩稱譽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驕賤必均禮

陸寶峯令福清同郡某謁一故人故人不為禮其人遂

歸道經福清。姑投一帖於寶峯寶峯。卽延接并聞其故。慰之曰：君故人司李泉州。有廉幹稱。力不能潤。君橐未若僕之。猶可分數日糧也。留旬日。以三十金贈別。且囑曰：無使泉州君知。

陸從大字履貞。一字子阜。號寶峯。華亭人。應天司李。應寅鶴江之子。弱冠有雋才。以儒士領嘉靖丁酉鄉薦。辛丑成進士。授閩福清令。七年轉廷評。陞工部營繕司主事。以詞翰雙美。奉旨直制救房。一時異數也。竟以京邸大疫卒於官。雲間志畧

徐侍郎輕舟泊河下。族姪某過市而從者各倚坐如故。

公偶隔簾見之。至寒食墓祭。羣從咸集。乃呼向所從者訓之曰：族人以我弟兄故。於汝輩少假詞色。汝輩反無主人而肆其傲睨。次第朴責。減獲凜懼。

徐子明名陟。號望湖。又號達齋。太師文貞公弟也。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少司寇。以文貞公爲首輔。避嫌上疏乞歸。鄉評錄

朱裕菴爲上海邑庠生。每試前列。輒不敢出戶。人叩門索之。則曰：自愧文義未窺前輩堂奧。而橫居人先。慙對識者。及子鳳舉於鄉。客至偶乏僮僕。則子親自送茶。雖久談侍立。畧無倦容。客或不安。裕菴笑曰：吾嘗聞燕竇。

山尚書對客。其弟貴爲侍郎參政者。皆使侍立。况犬子始舉賢書。何得不以故人子弟自待。風俗淳澆。機決於此。當與兄輩共勉之。

朱裕菴名聘。建昌同知鳳父也。

竇儀燕人家法整肅。每對客。其弟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范文正公別集云。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僖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侃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嘉靖時江南大祲。徐方壺私爲升斗。廣踰其半。而價則

隨時。家人有私笑其拙者。方壺曰。吾不居其名。而使人實受其惠。况名無大小。皆能招妬。致謗。更以避富者之側。目語云。善且不可爲。今其時也。吾何人也。敢徑行其意。

方壺徐公鴻洲先生父也。居鄉好行其德。與同里蔣菜圃交。蔣以非意事。與豪門訟。舉田一區。授之。公公時其值之。數年後。計租所入。已足相當。招蔣飲而歸之。未嘗言於人也。曾孫聖初病。恍惚見老人如社公者。嘗扶掖之。且曰。余以平生醇謹。得長此土。故相報德。并告以貸金。故病者蘇。始知公有讓產事。桐憲隨筆

喬純所為江西分巡一典史談姓者公鄉人也適巡方至談為巡捕官以事不稱將受笞談叩頭謬曰陸儼山官詹徐存齋閣老潘筮江尙書皆某至親作養為此官今獲罪無所逃死巡方姑釋之後以問純所對曰固也然三公實不願其為之按君即行獎從此每有差委頗問囊橐或問純所何必曲徇曰按君之視典史特螻蟻耳吾苟不為飾之是重按臺怒而速典史之死語言儘可積德又何獨不然

喬懋敬字允德號純所上海人風姿玉立嘉靖乙丑進士雲間志畧

林太僕家居方與一新進士坐談而鄰翁薛姓者至之服藍縷太僕起迎與進士相揖進士問曰此君何業其人巡遼未對太僕拱手曰翁雖市餅而孝友廉潔士流所不及進士曰非士類不以齒出藍田呂氏鄉約公所譽也敢不惟命公語鄰翁曰吾聞老者不以筋骨為禮翁請別室少坐各不相禮自覺畧無痕迹進士慙而去

林景暘字紹熙華亭人成化甲午濟元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累官南太僕寺卿隆慶戊辰進士松江府志

有巡撫為林太僕同年議欲加賦公極言其害巡撫出巡會飲公所公適加衣巡撫曰某加賦猶公之加衣公

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使寒未甚而預披裘得將得熱
症禍烈於寒人必有咎典衣者之失時矣巡撫服其言
事乃寢

萬厯甲戌林宏齋冊封荆藩會譙演劇者以吳蜀爭荆
州進公正色曰今海宇宴然大王嚮笑所及宜祇服明
德而優伶猥及戰爭非所以導和致敬王改容謝之
一貴人子宏齋姻戚也說及喬白巖太宰卒二妾尋自
縊死貴人子曰此必白巖夫人嚴酷或於其子有隙懼
禍故耳宏齋微笑貴人子去宏齋曰此公必非壽者相
凡事偏說到無好處小術可知果不久而亡

顧清字多心計凡買一物輒能衡其輕重不失毫黍而
常價之外必加增益偶書壁云田宅器皿子孫世守者
幾家蘇掖工貨殖徒使其子負達者名吾不爲也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奢嘗置別墅與售者覆甚苦
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
價掖愕然少悟

守官漫錄

陳眉公輯讀書鏡載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浚
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傍一人指其事而
詰曰不有朱萬拜者獨非晦翁之後乎董宗伯據胡床
笑曰子孫之賢不肖天也爲祖父者正不因之爲升降

今必欲摘其瑕者並言之。是刑名家對簿矣。非著書鼓舞忠孝之意。其人面赤愧服。經月不敢來謁。

陳仲醇名繼儒。華亭人。少為高才生。極為瑯琊太原兩家所推重。未三十棄諸生。卜築九峯。自稱白石山樵。鄉評錄

林仁甫置產。如係親族欲下聘營葬者。必遣紀綱代為區畫。隨時措辦。損益得宜。每十省二三。或曰林仁甫好做吉凶攬頭。仁甫謝曰。故家子弟不善行事者多。急而廢產。苟託非人。勢必不給。則因而中輟。所存隨手消散。事終望棄。言之傷心。越俎之罪。庶幾觀過知仁。

林仁甫名有麟。太僕宏齋公子也。以蔭歷官至龍安知府。貴而能謙。富而好禮。有翩翩佳公子之稱。鄉評錄

林仁甫延一蒙師欲赴江陰科試。使表弟某代之。俗謂之權館。而實未爛句讀。仁甫知之。先命其子托病買四書一部。使老友陰為點正音釋。俟蒙師歸代者告別。仁甫出白金四兩并四書及唐詩正聲酬之。老友云。此君何解唐詩。仁甫曰。如此則使渠不覺。而私受我益。不然則直以其人不識四書。使渠何以為情。後其人間之力學不倦。亦登賢書。

徐方伯汝翼沒後。兩世十喪。家貧弗克葬。老屋飄搖。見

者嘆息張建寧通籍後僅得中人之產間之慨然即為
經營凡鼓樂僧道屏絕浮費但取砌造堅固永為佳城
方伯羣從來謝公曰吾鄉陸子璋亦人也何獨於弟作
奇特觀

張元玘字采初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建寧知府

松江府志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之弟也少好學篤義同郡徐原
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終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
收導其子

吳志

林仁甫過北郊見古墓臨水將崩視其碣乃唐御史墓
處林嘆曰死不如速朽蓋為此也并旁七冢同時修葺

耳。其僕曰如此者業。林曰所謂身到。書館。印。徑。

書館印徑

南湖舊話卷六終

藏板

